紅山文化的鷹形玉器與獵鷹信仰

黃翠梅

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個玉器文化中，位於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不僅質地勻潤、色調柔和，在內容題材和形式設計上也豐富多變、各類具象和抽象動物樣式俱全。其中多件紅山文化等遺址出土或採集的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由於外形繁簡不一又似禽非禽、似獸非獸，因此自一九七九年首次出土以來即備受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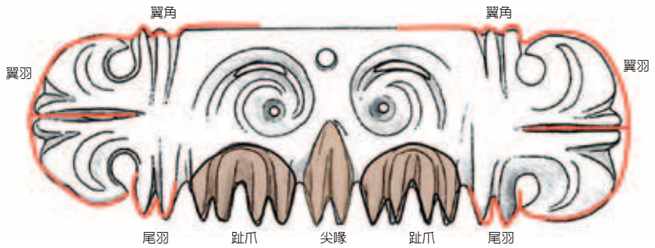
以正面撲鷹爲原型的勾雲形玉器

二〇〇七年，筆者曾針對現存十餘件考古出土與傳世勾雲形玉器的構圖意念和形式規律進行梳理，並推論該系列被慣稱爲「帶齒獸面勾雲形佩」或「獸面勾雲形佩」的繁體勾雲形玉器之原型，應係取自展翅俯衝的正面鷹隼形象（圖一），因此重新將它們命名爲「帶爪鷹面勾羽形佩」。此外，若與自然界的撲鷹形象進行比較，即可發現在現存諸器中又以現藏於美國沙可樂博物館的藏品最爲接近正面撲鷹原型（圖二），其各部位結構可大致辨識如下（圖三）：全器爲一展翅俯衝的正面鷹隼，器上左右並置的二個鏤孔是其光銳懾人的雙目，雙目下方正中的一雙利齒是其尖喙，尖喙左右各二對的尖齒是其趾爪，而趾爪兩側各一對尖齒則可能是鷹隼開展的尾羽。此外，器身四角的彎勾是鷹隼撲張的雙翼，雙翼上下彎勾間的裂口可區隔鷹隼手骨上的初級飛羽和前臂上的次級飛羽，而兩翼肢骨上各一組的M字形皺摺則明確標示出翼角關節的位置；至於左右對稱捲繞於雙目四周的勾旋紋和其間的凹溝，則可能是用於表現鷹隼俯衝獵食時在風力和速度作用下張揚的頸部和面部羽毛以及它威猛駭人的瞬間動態。（註一）

此種飛撲而下的睥睨鷹姿和胡頭溝一號墓採集的玉鴞展翅遨翔的姿態雖有區別，二者在兩翼、翼角和尾羽等部位的構形方式仍然相當類似。（圖四）而沙可樂藏品的外形和俯衝猛禽的整體形貌雖可互爲比照，但在鷹眼、尖喙、勾爪、羽翼等各個部位的表現都已高度規範化，顯見此一撲鷹圖像在形成上述定制之前，應已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發展，因此不排除未來發現其他早一階段的正面鷹隼形玉器或骨牙器之可能。

圖一　帶齒勾雲形佩之原型推測圖　屠國威教授協助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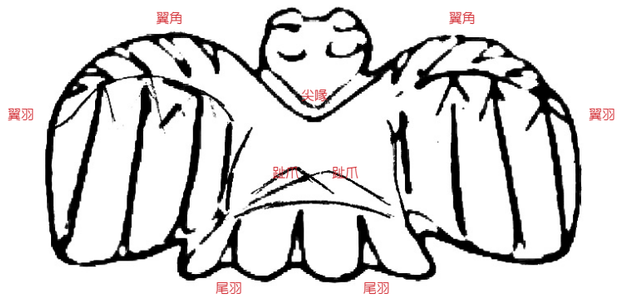
圖二　繁體勾雲形玉佩　美國沙可樂博物館藏
引自Art Asiatiques, XLV, 1991, p.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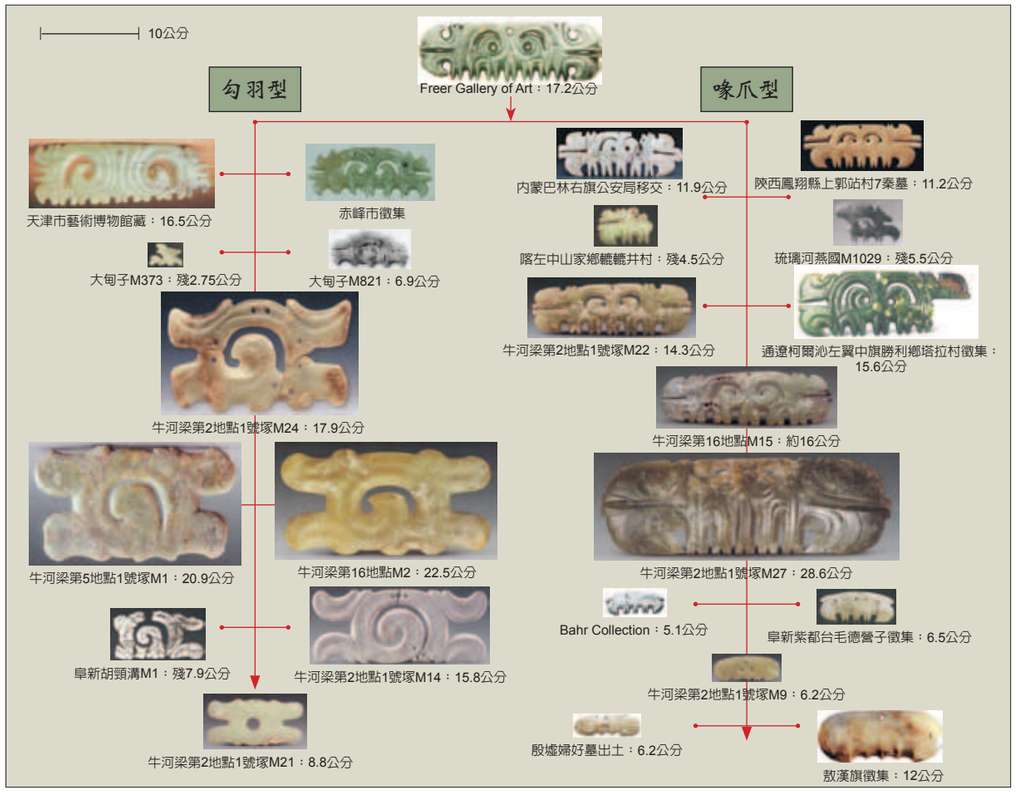
圖三　「帶爪鷹面勾羽形玉器」各部位構造示意圖　沙可樂博物館藏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第14卷第8期圖13，經修改並標示。

「帶爪鷹面勾羽形玉器」的圖像在趨於定型之後，又分別朝向簡體的「勾羽型」和「喙爪型」勾雲形玉器分流發展。（註二）（圖五）其中「勾羽型」勾雲形玉器的發展如下：

一、器面左右對稱代表鷹隼雙目和頸、面羽毛的二組旋渦（包含旋孔和勾旋紋）先是變得鬆散，其後又進一步縮減爲單組。筆者試以赤峰徵集的勾雲形玉器爲例，說明器面旋渦由二個縮減爲一個的可能過程。（圖六）



圖四　胡頭溝1號墓採集玉鴞各部位示意圖
引自《文物》1984年第6期，頁3，圖七-8，經重繪並標示。



圖五　紅山文化「帶爪鷹面勾羽形玉器」分流發展示意圖

圖版引自：1. 江伊莉、古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圖2-04。
2.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玉》，香港：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93，圖5。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葬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圖版52-3。
4. 遼寧省文物考古所，〈牛河梁紅山文化第二地點一號冢石棺墓的發掘〉，《文物》2008年第10期，頁26，圖25。
5. 郭大順、洪殿旭主編，《紅山文化玉器鑑賞》，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65、76、113、119、129、142、143、195。
6.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圖版75、79、86、94、103、106、255、287、300、316。
7.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4）陝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圖26。
8. Alfred Salmony,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Berkeley:Gillick, 1938, plate VII-6。
9. 蔡玫芬、朱乃誠、陳光祖主編，《武丁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80。

二、兩側翼羽上的裂口擴大，形成各自獨立且外形漸趨一致的四個大型彎勾。

三、下緣鳥喙和趾爪漸次縮短，最後僅存簡單的覆瓦狀（⌒）突起。（圖七）

四、位於器身上緣中央的繫掛孔消失，背面則加琢兩兩貫通的牛鼻穿，顯示佩戴方式已經改變。

相對於「勾羽型」對於四角勾羽的強調，「喙爪型」勾雲形玉器則以喙爪部位爲表現重點：

一、器面二組旋孔和勾旋紋逐漸變得規整，最後旋孔或被移至器面上緣兩側或不復可見，而勾旋紋亦完全消失。

二、兩翼上下勾羽間的裂口逐漸密合、凹溝消失，終至形成勾整一致的弧形側緣。

三、下方尖齒狀喙爪外形漸趨平板統一，數量則由七組遞減爲五組、三組甚至二組。

四、器身上緣中央的繫掛孔自始保留，顯示其佩戴方式基本未變。

整體而言，上述二型勾雲形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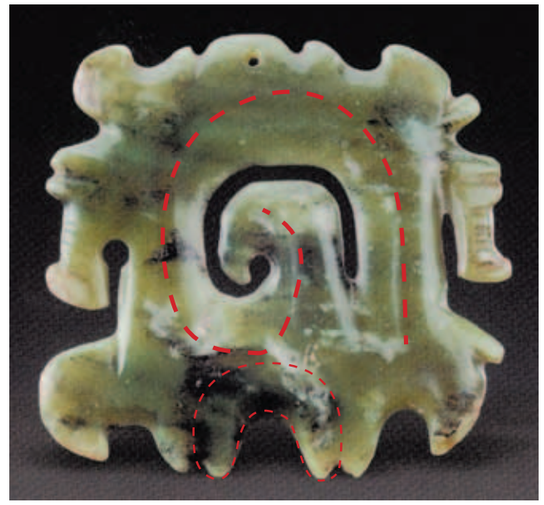
圖七　紅山文化牛河梁及胡頭溝墓葬出土的「勾羽形」勾雲形玉器及下緣的覆瓦狀突起
1-4、6為筆者自攝；5引自《紅山文化玉器鑑賞》，頁76。

圖六　「勾羽型」勾雲形玉器從雙旋渦發展為單旋渦之過程推測
1-3為筆者自攝及改製；4引自《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葬發掘報告》圖版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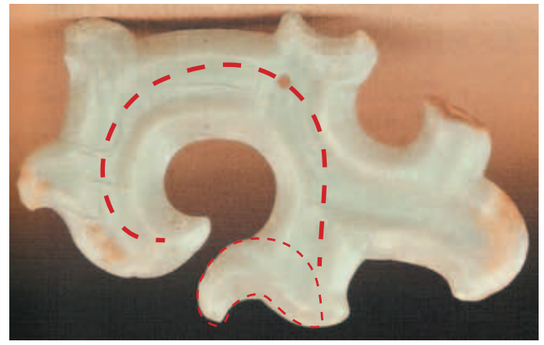
器之外形及結構均呈現逐步簡化之趨勢，最終僅各自保留四角彎勾或底緣凸齒與撲鷹原型遙相呼應。

事實上，除了以俯衝的正面鷹隼爲原型所發展出來的「勾羽」和「喙爪」二型外，紅山文化另可見到「變異勾羽型」勾雲形玉器。這種「變異勾羽型」勾雲形玉器四周的彎勾頗富變化，然而若仔細分辨仍可見到它們與上述「勾羽型」勾雲形玉器間的連繫，各式「變異勾羽型」玉器之間也具有基本一致的形式規律。（圖八）例如巴林右旗蘇達勒遺址出土以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變異勾羽型」玉器應該都是從較早階段的「勾羽型」玉器系列變化而來（圖九），只是在四角勾羽的表現上較一般「勾羽型」玉器更爲誇張，紋飾也多比較一致地雕琢於兩面，不同於多數勾雲形玉器兩面紋飾精粗有別或僅於單面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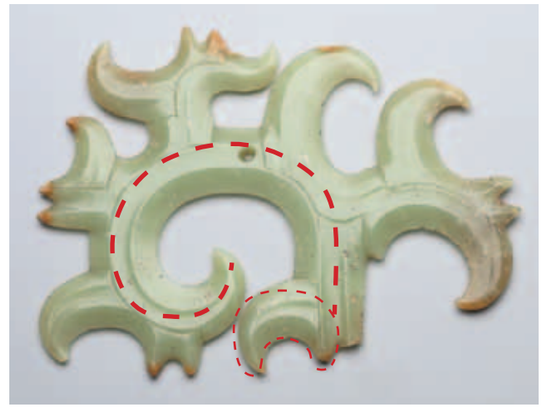
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之上，我們也就可以爲多件考古及傳世的勾雲形玉器之殘件找到它們在原器上的可能位置。例如，出土於河南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墓地以及現藏於台灣震旦博物館的勾雲形玉器殘件即原應屬於「變異勾羽型」玉器的局部，其相應部位極可能近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變異勾羽型」玉器（右旋面）之右半部。（圖十）



圖八-1　巴林右旗蘇達勒遺址出土
引自《紅山文化玉器鑑賞》，圖8；虛線為筆者標示。



圖八-2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玉》圖4；原圖經筆者左右翻轉並標示虛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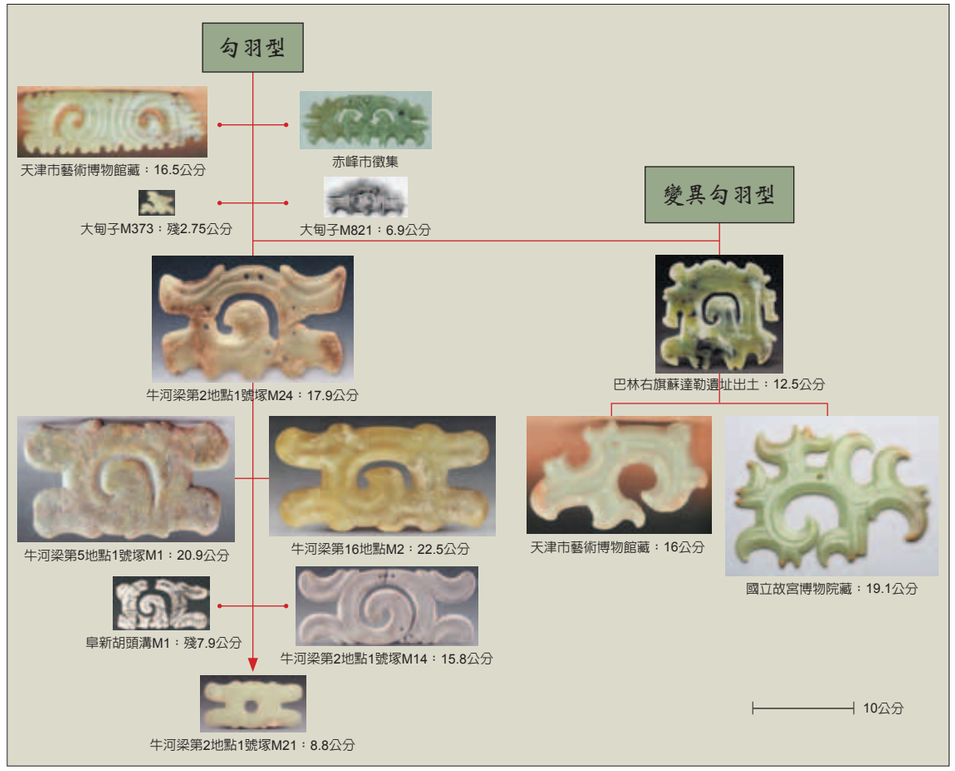


圖八-3　紅山文化　勾雲形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虛線為筆者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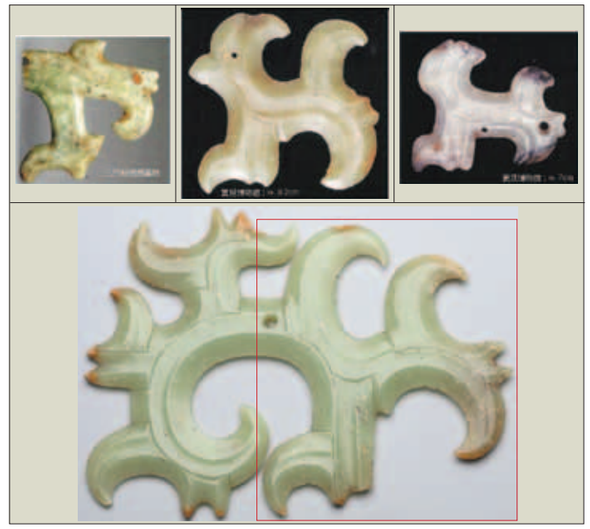
以側面鷹首爲原型的勾刀形玉器

除了勾雲形玉器之外，還有一種狀似由扁柱狀刀柄和彎勾形刀刃組成的勾刀形玉器也曾發現於內蒙一帶或見於海內外收藏之中。這種勾刀形玉器極可能與另一種上端部具有側面鷹首造形的扁柱形玉器有關，而其原型則似乎可以追溯到內蒙古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興隆窪文化晚期房址出土的鷹首狀骨質刀柄。（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雖然紅山文化墓葬中迄今未有側面鷹首形或勾刃形玉器出土，但是此類玉器無論就裝飾或造形（如飾有瓦溝紋的鷹喙、勾羽及勾刀）均與紅山文化玉器相當類似，推測多數屬於紅山或鄰近文化遺物。

經排比白音長汗的鷹首狀骨質刀柄以及紅山文化的側面鷹首形和勾刀形玉器後，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勾刀形玉器的器柄上端逐漸從具有壯碩勾喙的「側面鷹首」轉變爲寬扁狀



圖九　「勾羽型」和「變異勾羽型」勾雲形玉器發展關係示意圖



圖十　傳世與考古出土的「變異勾羽型」勾雲形玉器之比較
引自《紅山文化玉器鑑賞》頁70、118（上左）；《紅山玉器》，震旦文教基金會編輯委員會，圖140&139（上中及上右）。

「勾刃」的發展過程。（圖十一由左至右）整體而言，隨著形式的發展，鷹首厚實的上喙與前額部位的區分逐漸消泯，額後的勾羽或簡化爲小型突飾或完全消失，鷹的下喙與頸部逐步蛻變爲單層或雙層勾刃，至於原本用於表現鷹頸昂舉姿態的平行稜線則轉化成分隔勾刃和豎柄的二道凸稜。一九九九年鄧淑蘋曾將「側面鷹首型」玉器命名爲「鷹紋權杖」（鄧淑蘋，《群玉別藏續集》），二〇〇九年又稱「勾刀型」玉器爲「鷹杖」（鄧淑蘋，《玉之靈》光碟文案），確實頗具先見。

圖版引自：1. 左1及左5為筆者自攝。
2. 震旦文教基金會編輯委員會，《紅山玉器》，臺北：財團法人震旦文教基金會，2007，圖165。
3. Roger Keverne (Consultant Editor), Jade, London：Anness Publishing Limited, 1991, fig.24。
4. 鄧淑蘋，《玉之靈》光碟內容，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5. 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鑑定與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彩圖70。
6. 郭大順、洪殿旭主編，《紅山文化玉器鑑賞》，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66、107、157。
7. 中華玉文化中心、中華玉文化工作委員會編，《玉魂國魄—紅山文化玉器精品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頁111。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圖28。

圖十一　從鷹首狀骨質刀柄到「勾刃型」玉器之發展過程

圖十二-1　白音長汗興隆窪文化晚期房址出土的骨質刀柄　筆者自攝

圖十二-2　白音長汗興隆窪文化晚期房址出土的骨質刀柄柄端鷹首　筆者自攝

圖十三　牛河梁神廟遺址及其周圍一帶發現的泥塑鷹爪、翅翼殘跡
引自朝陽市文化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牛河梁遺址》，圖21、22。

從圖範（iconography）到圖意（iconology）

如上所述，紅山文化勾雲形玉器或勾刀形玉器的造形設計分別源自鷹隼撲獵時的瞬間動態與昂揚傲岸之姿，然而隨著鷹隼圖像範式的建立以及後續形式的發展與簡化，不僅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的整體構造與鷹隼形象的聯繫愈益疏遠，它們的原始功能也可能已經隨之轉變，然而鷹隼形象所蘊含的神功偉力與信仰象徵則似乎被相當程度地保留了下來。

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廣泛分佈於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地區，其中又以遼寧朝陽建平紅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遺址以及年代與牛河梁遺址相當的內蒙古通遼哈民忙哈遺址（註三）出土數量最爲密集。筆者認爲，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的原型既是源於自然界的鷹隼形象，它們的構形理念必當與遼西先民所處的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它們應是紅山先民將其對於自然現象的觀察與體會轉化爲視覺圖像的結果。

事實上，新石器時代遼西地區的鷹隼形象不僅被刻劃在紅山文化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之上，也可見於同時期或較早期階段考古遺址出土的各種骨雕、玉雕和陶塑作品之中。例

如：前述出土於白音長汗興隆窪文化晚期房址的骨質刀柄（圖十二）（註四），其柄端強壯的彎勾狀突起與鷹首厚實有力的勾喙造形極爲相似；此外，在牛河梁神廟遺址及其周圍一帶也曾發現過泥塑的鷹爪、翅翼殘跡（圖十三）（註五）和鷹首狀玉器（圖十四）（註六），而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塚二三號墓和二六號墓也分別出土了龍鳳紋佩（圖十五）和雙鴞紋佩。

圖十四　牛河梁遺址第2地點1號塚17號墓外採集的玉鷹首
引自《時空穿越：紅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頁30。

圖十六　牛河梁第2地點1號塚26號墓出土的雙鴞紋佩
引自《時空穿越：紅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頁95。

圖十五　牛河梁第2地點1號塚23號墓出土的鳥獸紋玉佩（即郭大順文之〈龍鳳佩〉）　引自《時空穿越：紅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頁99。

（圖十六）

這些例證在在顯示，遼西地區紅山文化先民對鷹隼形象不僅有相當程度的關注和認知，也可能視它們爲重要的崇拜對象，至於紅山文化獵鷹崇拜的傳統，則可能與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地區甚至更廣闊的東北文化區的自然環境與經濟型態息息相關。

一般相信，鷹崇拜是狩獵文化的產物，也與薩滿信仰的起源息息相關，而馴鷹術則是獵鷹崇拜和薩滿信仰最具體的表現內容之一。（註七）東北文化區覆蓋的範圍大致西與大興安嶺和蒙古草原相接，西南越過燕山山脈到達華北平原的北部，南部和西南部瀕臨渤海、黃海和日本海，東部則順著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向俄羅斯遠東地區延伸。（郭大順、張德星，《早期中國文明—東北文化與幽燕文明》）此一廣袤的地理區域正是多種鷹隼的棲息之地（註八），其中又以分佈於歐洲北部、北美洲北部和亞洲北部以及中國的黑龍江、遼寧和新疆等地的海東青（學名矛隼：Gyrfalcon、Falco rusticolus）最負盛名。直至現在，吉林市烏拉街松花江畔還存在一個名爲「鷹屯」的古老部落，在那裡居住的部分滿族人，也仍然傳承著馴鷹的傳統技藝。（註九）

因此遼西地區出土玉器上所見到的衆多具有生命張力的鷹隼形象，不僅是探索中國東北地區原始獵鷹崇拜與薩滿信仰的關鍵，也極可能是解開中國古代馴鷹術起源之謎的重要切入點，未來實有必要針對紅山文化鷹形玉器的功能象徵以及新石器時代東北文化區的自然環境、生業型態和獵鷹傳統的關係進行深入探討。

作者為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暨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教授

註釋

1. 黃翠梅，〈紅山文化「帶爪鷹面勾羽形佩」之形式發展及其餘緒〉，楊伯達、郭大順、雷廣臻主編，《古玉今韻—朝陽牛河梁紅山玉文化國際論壇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一八—一二九。
2. 同前註，頁一二五—一三五。
3. 哈民忙哈遺址發掘始於二〇一一年六月，迄二〇一二年底共出土玉器四十餘件，其中包括數件「喙爪型」勾雲形玉器，相關圖片曾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辦的「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4.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圖版七〇—一。至於新開流遺址出土的骨雕禽首，雖然一直被以「鷹首」稱之（見黑龍江文物考古隊，〈密山縣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四期，頁五一一），然近觀其外形後，可以發現此禽首之頸部細長、喙部平直，與白音長汗出土的骨質刀柄上的鷹隼形象明顯不同，因此不宜被歸為最早的「鷹首」一類雕刻製品。
5. 朝陽市文化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牛河梁遺址》，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〇四，圖二一、二二一。
6. 島亨，〈玉鳥とフケロウの祭祀〉，《紅山文化と縄文文化》特集，《自然と文化》，二〇〇〇，頁六九，圖五；北京藝術博物館，《時空穿越：紅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三〇。
7. 郎櫻、尚錫靜，〈北方民族鷹神話與薩滿文化〉，《民族文學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頁七九—八二、八八；于學斌，〈滿族的鷹文化〉，《哈爾濱學院學報》第二六卷第十一期，二〇〇五，頁一—五。
8. Tom Cade & R. David Digby, The Falcons of the Worl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84-188；高瑾編著，《中國隼形目鳥類生態學》，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一，頁一—六。
9. 胡東林、那日松，《鷹屯—烏拉田野札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王遠昌，〈到松花江畔古老部落鷹屯探鷹〉，http://ycwb.com/ycwb/2007-12/10/content_1716234.htm, 2009-06-30點閱；賀振平，《獵鷹—圖說中國神秘馴鷹文化遺產》，五家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二—六。